



且版刻傳寫之誤非其本也况謚法辛中早夫曰悼字國

不永曰悼從無以悼字加老人者者蓋蓋等字皆以老悼

字則何取手抱徑靈氏刻白虎通據由禮致巨其文為得

之矣批拒傳據儀神解左傳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二白

謂飲酒之神旅趾以前有賓主介僕升降揖戲之於臧

孫先命北面重席絜尊降送悼子儼以主人待之及旅則

獻酬已數通行旅酬始以長旁次序而坐飲臧孫至是

始召公鉏与悼子依長旁之齒而坐故曰使与之齒說佶碼

矣也如是則悼子仍列公鉏之下下文何以云季孫失色乎

若謂季孫恐公鉏怒其及旅始名則使與之齒四字又為贅矣夫故知杜注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者為不可易也朱武解尚書之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二句謂中與終同中身即終身之言王自受命至終身享國五十年也然古無以中終通用者以未有訓惟為至者是若從著解為得矣武左右解論語傷乎不問馬二句引揚子雲太僕歲廢莫問人仲丘深醜為注謂當以說文一本漢五不為句之以問人為醜則不徒問人可知漢人探讀必有所自尤見聖人仁民愛物義得兩盡不知說文此讀在李

校頭有細心如按博古圖弓單疑字豆銘字單以春秋所記單子單讀如善音弓散也單疑字在單散單字按單字之出杜氏孔氏仲亨所訂春秋文十四年單伯如凡于孫公穀以為魯大夫於單名伯也固謬也成王封弟于孫于單因有單氏者其說如于羅氏路史而鄭氏通志馬氏解史因之此皆源所探樞實為不足行竊疑周初功臣散宜生為周召之亞不宜至後世也

散宜生名此孔馬以妻和信古說全石錄弓散字致銘

王伯厚按堯祀散宜氏昭散宜為氏者單字如諸不立按也

蘇君此說又合於古書聲之音通何之什殊為細蘊

近儒解經日精日密然有一見似可行而實不可通者略舉

一二言之梁曜北按白兔通引禮有八十曰甘棠任作耄借作旌

省聲若如係任耄則耄既从毛耄復从耂加毛不成字矣耄象作耄九十曰悼語曰極稱姜氏甚固劉

記之說謂曲禮此古文皆舉十年為成數不言獨將十

九十併言又忽出七年日悼四字人方童勇而目以悼亦為

不祥二句明有誤文不知白兔通引此二語在致黜篇其

文曰君幼穉唯致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賁童子也禮八十曰耄

九十曰悼悼與耄雖有自卑不加刑焉其意欲明多穉

者之不黜而引禮乃僅言耄者之不加刑成何文義是明

言親喪外除其說父也三年之喪本以再期大祥而止也必二十

七月而禫禫而後除服公在為母廢喪也必十三月而禫十

五月而禫所記親喪外除也外者服制之也兄弟之喪內除

其說如也總麻兄弟之親已殺故大功之末可以冠也少以嫁

子父也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少以取婦也少功既卒矣可

以冠也妻所記兄弟之喪內除也內者服制日五之內也鄭君

禮注皆精尚不易此條或偶有未考黃氏名違此未通夫目

課學徒及此略謝所見云

古人勇於物之侮者一之九親屬也當其互侮之姊妹

之子曰甥夫而正云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兄弟
 為甥節注曰人體敵也夫打為甥是也婦侮夫之公女為
 舅姑夫而婿伯婦之公女曰舅姑切記昏禮婿迎及于
 之及也此是世休打伯故不列于禮後而記侍則可明休以為
 文中

閱粵西藤人蘇時學數元文山筆話其駁正新序中一條
 云魯宣公魯公之弟也以弟字為誤公似非見公羊也
 又謂太顛以太公此吳斗南之妄說前人已闢之然其它致

會肉以手名豎以指豎用據子行禮偏袒肉袒脫履升堂既足
 而蓋皆古人所不宜也而古人節之乎袒席地而坐以下皆歷代
 相仍古人質朴之風未嘗也夫怪宗之用尸也及商所竟而
 事又類可駭怪疑是公劉遷幽以先習于我禮之儀而不改

也

禮雜記云親者每除兄弟之表肉除節注親者日月已竟
 而哀未忘兄弟之表日月未竟而哀未已殺是以公為服內
 為心孔疏云兄弟謂著服及以功總也宗信長樂黃氏曰如注
 說肉除則日月未竟而哀先殺是不好於手也肉除亦除

皆言日月已亮服于外外既除而由未除服者由不
 外除而內亦除也蓋某兄弟之表語也以下兄弟之服鄭氏
 注儀禮表語記云兄弟猶言族親也善族傳皆言兄弟正
 此記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乃稱兄弟如鄭以族親之類
 大功中二兄弟服而兄弟之類如一禮至親不曰親之兄弟
 服大功則為國父兄弟及為人後者為其昆弟一為旁尊一為
 義降皆不曰親之兄弟服表語傳云曾祖父母何以廢表三
 月也小功也兄弟之服也亦不曰兄弟之服也也信程氏臨
 田表語是徵記云小功以下亦皆兄弟服故曰兄弟之名也

郭孝氏博記言他四海之內以教天子亦未可也

亦足釋天星名之下附崇名講武旌旗三章節氏正象以
 為崇本于四時之宗以次及于法大宗于禘禘禘象于歲閏
 之相成日遠之相繼如甘尼禘天講武必以四時四母之田所以
 共四時之宗故之甘尼禘天宵田火田所以廣聖象勅衆宜
 乎社也為出師之祭振旅闋之目禘禘也而類及之旌旗也
 又曰講武而遠類及之翟氏淑亦足補郭也記澤志言亦足
 二十篇之極十九篇疑本曰禘禮一篇曰禘禘亦次崇名講武
 旌旗三章言禘禮之疏文瀾五禘天下其耳孫氏志祖讀本

勝錄續編以為廣足篇第一依尔足也廣足也釋禮篇附翟
 氏之說此是漢志言二十篇也古以釋禮曰上下篇年一却氏
 尔足家疏从孙氏说予以此之言相釋天孫可將張稚讓心
 廣足立曹親之際季或至時尔足已缺釋禮一篇附氏以
 曾由也邪親於某年之祀齊詩遂止則推釋之缺夫矣夫
 表子才情小慧而不師古其謬論多益在怪以周宗用尸者不
 密竄秩後沿用之夷禮予頗以為然而推推付托之他書与
 表辨訂閩江春修氏羣推補善引一條云周禮經極文也禮
 有依太古也于夷而不於革也出宗祀用尸席地而坐也飯

二句注之家屬讀皆誤當以授師子為白方合也自師辯生
 白又与下宰辯生注男名相應鄭注師子師也鄭本讀授
 師子為白也注上讀白下明之言子師何煩注乎

案記暴民不任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是天子
 不怒如此則其違矣合父子之親也若考之序以敬四海之
 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史記樂書云同指天子如此四字甚
 不成語此段上若曰云如此則民法行矣下若曰有云如此則四
 海之內合敬同愛矣文皆一律此要石曰添也天子二字當
 是涉上文天子不怒而衍此要石廣論禮樂之功推極之

于天下大順石且也按此四字為就天子立言与上下文
 義後犯孔疏語天子若能使海內如此則禮道興行
 又云禮云天子如此案石云天子亦案既云天子不怒故畧其
 其文皆是也說至陸農師語天子不怒當日天下不怒似
 亦只理此与石字無意向智義亦禮補漢師語四海之
 內一句恐在合字上是欲讀以教天子為向象因甚通便
 但以敬四海之內為所語与人敬而無失四海之內猶无才也
 其義所包甚廣既言左禮而欲俟例於文以就日兄
 此宗儒長技也於字之通裁故二說皆未可匡也言

禮成王之殯在祖廟遂以廟門為宗廟之門也尤兄辨嚴

精細

神祠辨特特

大夫而饗君也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象也由三桓也此言
 送黃氏顏氏說以大夫強而君殺之象也九字通讀殺諫降
 殺之殺為是郊物特一篇禮外言旁及於此皆皆言失禮之
 如何曰憑君揮君殺大夫一句無論其言言殺三桓事也且
 三桓之饗君禮傳中亦有可旁證者左傳宣公八年陽貨將
 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三桓之家臣有饗其主也則三桓
 有饗于君者也哀公十一年公至自越孟武伯將弒武仲遂于

五格二子迎君于此地而遂設宴必有出于二子可忘也且是尤
 三格饗君之酌也也高郵王伯申氏駁顏氏說謂如此說
 者位大夫強而君殺之故也不當下篆字而謂此爻由三格
 也五字因涉下文而誤衍予謂禮記之故也三字亦作
 篆以故也此字蓋釋祀禮二字言大夫饗君為祀禮也乃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古臣臆刪據以何義讀殺為古聲手
 壻親由授飯祀之也祀之也女祀之也下親之也親字當是
 敬字之誤觀下文每接敬而親之可也若如向來諸儒說則
 敬字何所承乎內則遂左還授師子師辨字法歸法名

禮也

顧命推前即位者服侑王之禮也按昭白也儒辨之詳矣惟前門
 二字凌氏曙按伊訓奉嗣王祿見厥祖之文及漢昭宣元成哀
 平六帝皆即位後謂高廟後漢和而順質桓靈六帝皆以
 位後謂高廟及世祖廟以證天子即位且謂凡祖廟之可也伊
 訓傷書既不足據漢世中葉之事不足以證成周之禮且漢諸
 帝皆連葬已顯背禮極而後漢之帝紀所載謂廟皆在
 既葬以後惟高帝在英陽帝之前者是尤不足以證推前即
 位之禮經傳注義中又皆絕無可致不若從江氏聲江氏藩

惲氏敬之說以殯所立謂之廟祀祖廟之廟也良庭曰雜記
 至于廟門不設牆遂入道所殯鄭注云廟所殯宮也以殯
 所在神之故謂之廟法儀出廟門也畢門也畢門以路門
 也成王之殯在路寢也子居曰孔傳云廟門路寢之門也成
 王之殯在焉故曰廟且古者寢與廟同傳爾雅之言曰東箱
 西箱曰廟是也其說皆精良庭按檀弓殷祭而殯于祖用
 相而遂葬二語謂周禮殯廟之文而左傳信八年凡夫人不
 殯于廟也弗改也又三十二年晉文公平殯于也沃出沃晉
 宗廟所在是皆未世諸侯不遵周制者不可按以說廟命安

語鄭氏左氏善於禮朱子左氏是史學二語亦包括一
 部左傳也人曰禮叛字貳字乃古人在常用語未如後世只
 上下一定哉出為申辯殊不必至是若助語左氏以意言
 孔父義取于色遂妄以為女色之色而召姜而結之其則
 真妄言此殆助自道其父姜不通耳鄭漁仲所語左傳
 為六國時位有八駘水云不更一層若之晉趙於秦孝公
 勝起於秦惠王不特秦自襄公已勝不更晉晉級孝公特
 更定之孔父皆受此稱致極殊且左氏如果為六國時人二
 不曰以後日之官進祀若事又若謂帝王子如之說承於鄭

從左師展將以公為馬而伯三代之時車戰而步騎兵尤迂膠
項碑石之置辨昭人都設位春秋祀左攝于社饒三石三
十餘條竟其書石也論

檀弓言伯魚之母死形而猶哭夫子甚之自是父在為母
形之禮子止之為父一歲所居先君子表也母者自居生所
出之為以今云云為檀弓本也孔子及子思出焉之昭文也云
子思之為及于衛蓋因伯魚早死故也其表也據是至門本也
也表也康成注怪曰伯魚年其母將于衛而于伯魚之為
子思之母皆也注可凡其精慎而類達正家皆誤以為

統者釋者呂伯恭春秋左氏傳信說云左氏只有三病除
此三病便十分好左氏生于春秋時祝周室和列國如記周
鄂交贊此二病也又好以人事傳會實祥此二病也記管晏
之事則為精神說聖人與世多象此三病也王厚甫
困學紀聞言王貳于緡王叛王孫之蘇曰貳曰叛石可以
訓洪景靈言齊之筆以舉此三子及晉平戎于王而
白單表云如晉拜成劉康公欲伐我而曰歎大國劉氏危
氏中為昏相叔周子危氏而曰吾人以為討皆于名分不在
叔向叔井魚之志而尸位也吾故兄弟之誼者為面說仲

居之語云報親並崇以弟陳尸為尤崇尤為失之國於
 金謝山不摘其使王孫蘇訟于晉語姚姬傳舉其言陳氏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亦其相胡公大懼已在腐矣言魏氏為
 公侯之子孫必後其知明是古國人語所震漢秋大事表
 斥其以首息為斯言之玷以甚宏城用為有大智法條
 萬元宗學春秋隱華斥其以渾生為極不足及極其
 世道法條皆每嚴蒙正自不致強為之辨陳第仁左海
 文集云左氏之失者以強為愛其以華親為故此說正以首
家辨之
 息為言玷以甚宏為逆天以文公納幣為用禮初端也而余

卷三十七年傳周厲王刺僚而殺國於季子季子曰亦殺及先王
 亦殺亦是父子兄弟相殺豈已矣詔季札稱僚為兄別服
 說為確何劭公注以
係為季札兄予按左氏卷三十七年傳吳居柘庸詔
 晉趙公子曰若天所亟其在乎今嗣君乎其德而度以吳國在必
 此君之子如實孫之時若夷昧嗣位三年故曰今嗣君按此
 公周厲王為夷昧子夷疑使史記僚為夷昧子弟僚嗣位
 十三年以為先所殺母弟太子皆死也亦詳左氏何曰言吳國
 者必此君之子如實終之乎其行史不如此也且公羊明
 言謂此說也餘案也夷昧也季子同也者四夷昧也及別國

宜之季子女也季子使而止焉僚也此之曰僚為書尊
庶子之長与四人不同其有世頭

先儒稱左氏傳者劉子駿謂左氏好惡与聖人同實亦伯詒左
氏善於君公以羊為任據言以及杜元凱集解序孔冲遠曰
義序所言之要皆一家之詞劉子元史通中左篇稱左氏曰
三長二傳君五短也僅記論時代先後亦字優劣不足以服
人也信注言甫著左氏春秋釋疑一篇又僅舉天道鬼神
實詳卜筮夢五事條繫左氏所言之正而不並其于下以為
正言此五端皆奉人事足釋政者之疑也其疑實有不

把帛服經不曰請及而曰夫及成之為夫也成之為夫也新而
不除也也齊而除者也也是以謂也直當新而不除且既
以鄭注也服斬衰也指帛服之也初至壻者所當
服何服且也指夫服斬衰也指家之禮也葬而不
除也將三年居壻之家也抑葬而以斬服返母之家也
君祿其他人情誠不為也但如有說謂壻亦不親帛
以不廢衰也也壻帛之禮反其於也於壻也何言歌俞
只類好為婦人止既其於婦說言禮云一也一廢經亦
不改男子亦不若再娶貞也說言後學女子不肖再娶聘也

語之貞也乃以女事思之過未同寢而因穴也又何必就迎
何必居尼何必為法也必以名御堂係友且男力之分非犯
為人長德論言夫買妾而畜不非是起也起則家道壞矣
明代律例民年四十以上男子者方臨娶妾違者笞四十此律
為量可非此之最善也法皆偏請似謝夫人所語也按周禮者
一也

服子填以吳園唐為夷昧子僚為法樊之唐長兄也說本
於世本杜元凱以周唐為法樊子僚為夷昧子也說本於
史記劉先伯匡服說孔神遠也杜說也儒藏氏琳據公羊

郭皆召虞庠而養唐考紀先以別在西郊之虞庠祀
所以此為兩家詞人蓋漢學之存於今者尚有一字一句之
至美同要皆珍若拱璧也云云也為名論

閱野私俞理初考唐正變癸巳類稿皆推史之學聞及也時
紀載皆足資掌故也刻於道充矣已故以此為名新易法學
日取感德為通史學者怪後次仲氏及有君其考引證太繁筆
舌冗澆而性持殊不易為也而吊墳駁讓義語曾子向曰云
要且去日而為死墳齊表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而如之云
夫死而如之者宜如家使人往吊不決齋表葬除其所如僅

左帛耳注注如其腐表而推之以新也。左帛者，除古禮
 增於也。父母禮，間增帛，為之亦可也。如於增之，必也。禮者，又帛
 帛帛中人，如未識男，面於至家人，不致正名，何以為帛。女弱，起
 正成帛，禮其增，莫或後，弱也。新者，去服他行，而月三月而
 後，淨曾，不如此，反之，為金矣。鄭君，隆大信，中說，不可用也。云
 蓋，故某禮，文之，言夫，反之，如之，鄭注，禮者，君，即三年之恩也。
 如服，新表，此，鄭君，補，推之，同文，蓋由，夫，為，妻，服，齊，表，推
 之，而，至，妻，為，夫，服，新者，如，如，之，者，為，增，服，新，既，莫，而，除，此，已，大
 儒之明乎禮意，善說，行自，文自，武，廷，益，氏，存，典，禮，新，表。

纓之說，如未正，同于五年，及禘行之，而始，是先後，手，抑，別，君，說，乎
 郊，禘，昭，堂，古，之，祭，記，前，修，既，遊，諸，魯，其，臣，云，下，蓋，蓋，蓋，亦，君
 不滿，其說，古，矣，予，在，家，時，嘗，因，魚，氏，棟，禘，說，之，主，祀，天
 之，祭，乎，說，頭，臨，事，性，健，忘，之，中，今，耳，此，書，不，能，記，憶，要，之
 此，等，子，學，者，不，可，不，致，但，自，其，大，家，已，足，不，必，鉤，抉，遺，文，供，家
 決，臆，逞，辨，以，爭，勝，前，人，也。

國學，在，西，郊，及，四，郊，之，說，形，洵，類，氏，按，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
 郊，養，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之，說，皆，主，西，郊，段
 樵，堂，氏，據，若，家，天，子，道，四，學，注，四，學，詁，周，四，郊，之，虞，庠，已，義

引皇氏以為四郊皆曰實庫語當主四郊臧立亦氏陳建甫氏皆從說然亦如莊珍執說之為也莊氏與臧立東平云西郊四郊自無皇氏以來已有兩說故臧之家然存之如天子後四學既云四代之學又引皇氏說以為四郊皆曰實庫其先以於西學注西學周小學也臧云祗實庫也亦云皆實則在國實庫為小學者如在西郊王制疏亦云西郊以西序實庫與東序東膠封故耳然亦鄭某義注西四學注周四郊與實庫又何所奉豈鄭注祗時王制已召四郊西郊二奉鄭注王制亦注西郊注某義亦注四郊為此駢牆見耶其實四

功德禘上王以配上帝於明堂以禘子孫之功位而不取郊原或以冬至園丘之祭為禘及南北郊皆名禘說亦云郊某祀天為祀祫穀之禘鄭氏注配感中帝者祀禘祫實禘功德漢張純謂審禘昭穆在祀禘為王者之大宗魯自僖公年秋禘于太廟為祫侯偁大禘之祀鄭氏注禮而泥奉禘禘不禘天子祫侯之義為祀也則氏但言五年一禘而不於言禘之在何時不言春秋閏二年反者禘于莊公在此乃特崇于莊宮祀明堂位所謂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之祀也周既禘二禘法矣又但看祫而于禘以吉禘禮魯人固以行也則氏

亦不於其下而自祀則既云周人以學與亦王同為亦祖同福
 于明堂乃云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是祀上帝下及功臣之
 君臣凡設廟未設廟之主及功臣皆祀也則學與亦武王
 禘禮亦相同當禘與之時將合亦武王之主否乎如其合也則亦武
 且禮之禘亦宗羞亦否也則祖宗咸秩而獨廟亦武王將何以序
 昭穆其說頗多抵牾則氏於於禮字然偏信公羊左祖何
 邵公而好改鄭氏故不於其失也山觀題亦係跋其說後云亦武
 於鄭氏亦在不修周官月令而取衛六莭特是禘與之禮於
 不可不令既不取園丘是天子說亦云祀冬禘春鄭季秋大

但以此上日名者尤宜考其所不見此可於二也王亦必居南面而元
 亦必必此嚮矣殊非向明之法之象此奉注此可疑三也汪氏商其
 呂五經予所疑者以此三事當俟博攷以就正於通儒焉
 偶考禘及明堂事雜因孫氏星術洞字堂集余氏榜禮吳凌氏
 曙公羊禮說禮疏孔氏廣森禮學危言及公羊通義段氏正
 耕說文注凌氏廷勅按禮堂集胡氏培堂研六堂文鈔西氏
 力申禘為祭天之說象徵標引其言甚暢余氏論亦同惟
 孫氏以冬至園丘正月郊天及明堂大祀為三禘余氏以園
 丘方澤宗廟為三禘孫氏周禮表云一郊注以夏至方丘
 及夏至月以郊皆為禘則三禘實五孫氏以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為宗感生帝合氏以為宗后稷孔氏二
 主宗天之說而合氏語多至圖立禘通曰禘郊孔氏語圖立
 必不自禘郊孔氏說後氏建地後氏皆主禘為宗天而言宗
 廟人鬼之宗之曰名禘後氏昭相氏外皆以禘為宗廟之宗
 許家亦曰援據中其說而推不免遺此夫彼自有極礙其
 多主皇天之說者以此義出於原成為王于豳所改宋儒又主王
 遂以禘為宗廟之宗許信力扶齊學校極辨王氏之非衆以
 終如莫正所決之水中餘言不多可再致也閔劉氏達禘義禘
 禘則以為周有二禘禘與以配上帝於明堂以禘祖宗之

相之居焉必以是砥石至此相之遷于商邱或是也契之故都國
 契封高唐古居何地古考或曰相土更遷之地皆不可知其後更五年至
 商相二十年寒浞滅水滅戈蓋相土已年沒也所畏也漸於遷於
 剛至滅二斟執天子堯革夏命矣自相土遷商邱後紀年不復
見其名至少康十一年始見
 侯冥治河冥為相土之曾孫夫自商相十五年壬子至少康十一年丙
 辰閔古五年而相土已付曾孫為司空治河則曾孫時相土已老其
 卒於遷商後邱後之五年中可也冥之祖也祖也冥父相
國兩世皆一之表見則相之卒後商之微弱可知也予說陸州擊
 其然亦以書本及其事也明於禘禘在傳亦俱與合按以
 情理量不為言考古者必居自高以解禘相之烈之海外也載
 二說亦是絕好一篇於士論可貴尚論之識

月令所言天子十二月所居之靈郊康成注注在大寢其四仲月及去令
 所居以明堂五室其蓋季月西次之左今右介以四室之偏仍合季五室
 之制但云說周君不可通者故工記注及世之殿考周周也鄭
 注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五室之以明其同制也則三古不
 過異地而同制耳此宗廟即正寢正寢以明堂也天子明堂為受覲及
 宗祀之所自在國之南郊太廟在王宮之左其路寢也左路白
 內為天子每日臨政之所臨政可稱明也此不可稱太廟而月
 令四仲月皆言居太廟此可證一也月令既稱路寢為明堂乃何以又
 有青陽延章元堂三名以明堂相配一似久因四時方位而明也

一、路通之則莊合反疑未足不容碍者以此為偽書而廢之
 者固能以黃堂一字不符合者為好古之過也子按紀年所
 云高祖十五年高侯相土佐京馬遂遷于高邱者當是書記
 土之事与反后堂涉世本契居番昭昭居砥石相土居高邱左
 傳陶唐氏之大正闕伯居高邱相土因之名此自為紀高侯之遷
 故後至高世三十三年以書高侯遷于殷徐氏美詔當是
 宜冥之子子亥是也蓋夏后相之居高邱或當是仲康初崩
 之時界自立意相為所遂乃奔高邱依邱侯以書仲康七年
 涉世子於高居高邱王氏在麻地理通釋以高邱為高邱

誤是也次年相以位于商者殆以是時相土能自強故往依之遂
 任相土為司馬相土以商侯輔政故紀年於商以位居商後遂之
 征淮夷三年征夙及黃夷七年于夷秉宥訪所移相土列之海
 外且截郭身詔截整齊也相土入為王官之伯也長許侯其威
 武之盛烈之者可為明證至八年寧漢漢程界九年相居于斟灌
 者計漢初程界必務為恭順且訪商相還都之舉故相居斟灌
 以也之時相土初改漢之不改為意至十五年相土作意馬遷于商邱
 商是國名商邱是臣國中地名皆在令陳後存境蓋契如封
 商而至于昭昭居砥石地強遷而國仍舊商也則砥石可移商平

當已為界所立位史之必漢太康四年崩後如書仲康元年平

界既挾天子授斟鄩矣何不就封于商与於同居於既為界所

逐其時焉故都有安邑稱其都郡志今陝州夏和啟故都且夏邑麗志

陽翟和禹封于此竹書紀年帝何乃轉徙界之封地自陷虎狼

域相既自斟灌徙帝邱斟灌今山東古州泰先不帝邱今直隸

大名府開州相距約五百里斟鄩之在河南河南府界和何曰滅二

斟之後以能執其時商侯相土既為司馬商頌所稱相土列之

者何五毫毫表兄也既能位之為馬以術帝乃二斟滅而不能

致生祀帝之執而不形之聲息是時帝邱及商邱皆入于漢相土

汝居何所且自契為舜司徒於商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
 生商毛詩譜曰商者契始封之地國語元王勅商十四世而興
 是商既為契世守之地何日可以封界既以君宗國君之據太
 之都陸未嘗大位已代夏政何時封于商要之殷周以前
 書闕有間古事必昧不可知也考紀年陸云可據此自魏
 房釐王時入冢至晉太原中移壞其中此供已自必多更歷
 至今如唐長發傳云脫誤試觀晉郭璞注穆天子傳而司馬
 貞史記索隱宋景通廣川書跋諸書中存川今已不全可
 此後原本讀者怪藉以強證古事知自多日更其形以事

題為跋矣

閱徐位山先生古蹟竹書紀年統爰此書乃先生八十二歲時
 所傳授據精博蒼萃經史真必傳也然至中不能無疑
 者如夏太康即位居斟鄩畋于洛表界入居斟鄩四年陟仲
 康元年即位居斟鄩徐氏詔界居斟鄩不自立而立仲康也
 七年仲康陟世子相立居商邱依邱侯徐氏詔也為界所逐
 失國居商邱也帝相元年即位居商徐氏詔宋商商邱三名
 一地也據地志詔古商邱二界所封之地是界居斟鄩而立
 仲康立就封于商而立相也八年寒浞殺界九年相居于斟灌海

氏詔相与昇居高邱昇既見殺故相去居斟灌也十五年高
 侯相土作京馬遂遷于高邱徐氏詔此高邱者為帝邱蓋相
 土作京馬以兵車衛相遂遷帝邱左傳衛遷于帝邱衛成公
 夢康孫曰相奪予身杜注相居高邱今漢陽是也二十六年
 寧遂使臣子澆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殺于澶復
 舟滅之二十八年寧遂使臣子澆執帝徐氏詔相居斟灌澆
 滅斟灌而不執帝者以尚斟鄩在既滅斟鄩遂殺于執帝
 也歷綜諸事前後觸達皆不可通太原既為昇所非仲康
 父何与昇同居昇之非太原必以廢昏立明為名太原在外康

云之也竊謂注氏曰遂通乎故胡氏之遂執乎禮胡氏語如果奉宗期
 功之親皆降一等經何以指其之言信注之言及之則亦在
 非如注氏說皆服本服故信信不必有言且信親皆以所後之
 親疏為斷信信何以不見明也要之胡氏詔古者大宗及人
 宗之在二祖之義自是已論所詔天經地義而注氏詔親也
 都其服何強之禮尤難言不易權而考夫乎禮是以補其
 注且胡氏固為古之正後惟大宗而言古惟諸侯大夫士曰三
 宗有宗法即君世尊祿收特考大宗所以承宗廟明祀統也天子
 諸侯能旁形則大夫士之為子者自亦不存所生之親親矣若晚

世別小宗友子者不立後是以小宗從小宗者是以大宗友子從小宗者固不自視援者祖之統之義古人同體貴者相為總也皆以所後之親為所令往之有標之立後也從五服之外者至弟為祖父之鞠養以正取妻而一旦自居於房視之祖父也之強漢然其為人豈先生別禮之義乎禮也天降地生人情而已矣所當通行禮以為之制不害乎禮不傷乎情為恩義之隆故存者為之偏則為人後者為本宗曾祖父為祖父為法汪氏說可也解就既切皆降一等是實氏說可也若出後大宗与凡為世爵世後之家及凡承蔭則猶古諸侯大夫之義皆從胡氏說解就慈以所後之親

坤殊先聖以一統之親与它親貴特制為降一等之服不以所後之親為所令往之有標之立後也從五服之外者至弟為祖父之鞠養以正取妻而一旦自居於房視之祖父也之強漢然其為人豈先生別禮之義乎禮也天降地生人情而已矣所當通行禮以為之制不害乎禮不傷乎情為恩義之隆故存者為之偏則為人後者為本宗曾祖父為祖父為法汪氏說可也解就既切皆降一等是實氏說可也若出後大宗与凡為世爵世後之家及凡承蔭則猶古諸侯大夫之義皆從胡氏說解就慈以所後之親坤殊先聖以一統之親与它親貴特制為降一等之服不以所後之親為所令往之有標之立後也從五服之外者至弟為祖父之鞠養以正取妻而一旦自居於房視之祖父也之強漢然其為人豈先生別禮之義乎禮也天降地生人情而已矣所當通行禮以為之制不害乎禮不傷乎情為恩義之隆故存者為之偏則為人後者為本宗曾祖父為祖父為法汪氏說可也解就既切皆降一等是實氏說可也若出後大宗与凡為世爵世後之家及凡承蔭則猶古諸侯大夫之義皆從胡氏說解就慈以所後之親

持于於大宗服不三斬故降也亦如親也然服何極曾
 祖上殺益也極矣女子子適人者為其公亦如為曾祖公亦
 祖公亦如不降信曰石亦降也祖也如亦為例而胡氏若湯若孫
 論亦生祖報書謂為人後者以女子適人者為例通志曰載
 崔凱駁禮云女子子適人者降宗之葬故上不降祖下不降
 昆弟之為父後者與此倫謂婦人降宗故不降降也祖亦同
 但凱謂為人後者為本生祖當服大功尚未合傷禮後大宗之葬且
 女子子嫁祖公亦止一也不同亦有祖公亦也
夫之祖公為臣服大功九不降者
 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祖公亦及本生祖公母皆同服葬之祖亦

而如還都豈祖乙以下世修德乎若追都商邱還

高時方為諸侯暨康所云五祀皆指王畿而言不言後及
 侯國事亦自其五於成湯凡八遷何不併都之而云十二

邠邠至孔傳以為并殷言之則更以此為家矣况殷以

係毫故都之地亦曰五邠也

閱續漢相州邠先生瑤舉研六室亦鈔十卷先生為後次

仲氏弟子成嘉美已郊進士出高邠王公簡之門由內國中書

舍人官戶部郎先中書務於禮嘗病傷禮賈公彦之

以漏略章附多違失往意幸為儀禮家疏、書尤其生平

心力所萃惜未及見其它者有燕寢者二卷阮文達已列入
 皇清任初年已集皆說修之其是固係家者概弗錄入
 所考訂禮制名物皆與所任注之同文不違初見故謹嚴
 碼者為多耳致意寢諸說供括而括且功於推字也鉅
 至其論儀禮為人後者為其本宗服一條詔自父母昆弟
 姊妹及昆弟之長孫姊妹之適人者外至它期功之親既所
 不言至服者皆言以所後之親既為新儀禮之所詔人後者後
 大宗古者惟大宗曰王後大宗為之統垂大宗所以尊祖尊
 祖所以此一存故而曰不抑小宗為人後者其存中之父為昆弟

按諸說皆強皆有存也先達新立異必云古也古者
 為傳記之未敢修善五親是一人乃原之許子五子亦別
 是五人則皆太原母弟也五親亦稱五子見逸周書嘗
 考篇善親之國禘武是名以善也而為五叔也五子
 若作歌之五子乃是五人皆與者也孫氏歷引歌也三
 字之通者並以其說之善云五子之命不皆云五子之歌
 也五氏尤是想必也評善百篇字亦記送來者故
 亦左傳攜王許命諸侯替之按竹書紀年載幽王十一年
 申侯魯侯許男鄭子宜白于申緡公緡王子余臣攜

周二王並立年王二十七年王侯殺王子余臣于攜足
以証之

書盤庚篇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按此書紀年載盤
庚元年自奄遷于般是以証之湯遷亳仲遷囂河會
甲遷相祖遷耿及奄為五邦馬融注故商邛而不
及奄者乃未見此書之文書序明言祖乙祀於耿則
更遷于奄年於鄭康成語祖乙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
毀修德以禦之不改從之是未見此書而為此想當然
語祖乙初遷已祀矣至盤庚更歷七主一百三十五年

孫復輩經其法及明代其垢說百七歲以解經為吳栢真護
書之石也學軒此書者學漢人注書文以多曲與其白未
免筆執吾強也持識細心其可取處甚多子言何氏設例
与經說庚序中舉其不通者都端注中亦時有異同往
采左穀旁及諸家擇善而從多所補訂固非守已守死
者且之深譏味謂之徒橫生異議漢為經病而時不免錯引
互說以難左氏則所謂蔽耳

左傳夏有觀扈國啓有五觀揚竹書紀年載帝啓十一
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武觀以西河畔是以証之自韋

昭鄰道元以五親為五子之歌所云太康弟者 國於商
 氏若豫惠氏棟力主其說而以今所傳五子之歌其亦事
 不合乃出自古亦尚書為吾人偽撰孫_氏是衍亦以五子即五親
 乃一人而五親之者徒也歌戈_子古字通乃反侯國名其
 後為漢澆所據五子之歌乃應命五親往討于歌之文猶
 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類也王氏鳴盛又以為所書及逸周
 書皆言啓命茲伯考征武親武親來歸善其後又追太
 康以茲_子遂至失國列五子之歌必是史臣記五子_子臣與政
 止之事而皆云五武字同五子之為武親確然無疑

會_子侯要昏於父者况魯禘秉禮信公賢主也_子繼其息
 女至此以國何氏之是謬妄者弊軒_子夏曰季桓者伯桓之媵也
 伯桓許嫁_子於上九年平禮_子未嫁而_子勝猶當往故_子
 時魯政季桓於_子及_子防_子過_子鄭_子而_子悅_子之_子使_子來_子請_子已_子信_子公_子許_子
 言_子別_子更_子信_子可_子駭_子九_子年_子經_子書_子伯_子桓_子平_子左_子氏_子多_子信_子公_子穀_子六_子傳_子
 言_子許_子嫁_子而_子不_子言_子何_子國_子漢_子人_子呂_子曰_子許_子嫁_子都_子奏_子者_子不_子知_子何_子據_子
 且_子伯_子桓_子平_子以_子九_子年_子六_子年_子遲_子至_子五_子六_子年_子之_子久_子而_子勝_子往_子者_子勝_子既
 行_子則_子邾_子有_子迎_子魯_子且_子送_子豈_子得_子塗_子過_子目_子成_子挺_子身_子至_子據_子以_子後_子世_子
 峒_子苗_子微_子塵_子之_子曾_子淫_子供_子羞_子此_子者_子弊_子軒_子更_子引_子白_子兔_子迫_子蒙_子日_子伯_子桓_子平

時涕季桓更嫁鄆春秋識之以為以此經之証班氏等說經
有師承並托不知左氏之親承聖教此其說亦不為曰季桓更
嫁于鄆經不見私許事自鄆公以鄆侯之見申私說宋胡別
國元趙防和之弊軒更增會其詞而春秋成穢史矣

聖祖仁皇帝御纂左氏而淵公穀前人著蘇子由也人美
李穆堂皆深斥何氏此語之悖德之左氏或有浮屠靈不
張皇文飾其幸自有幸未之信經已多跡跡然在呂師授
非鄉壁虛造之談唐之啖助趙匡生千餘載之後憑其
私智小慧而欲盡廢傳記可為小人之幸忌憚者宋劉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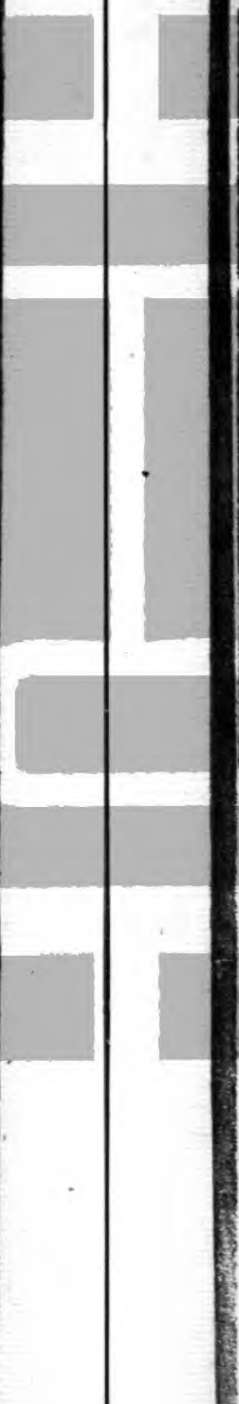
諱伯玉而引外惡為內惡夫子必不出此左氏以為信公因
誰之會滅之齊桓惡而止公夫人姜氏會齊侯以請之乃得釋
故子又書公至自會此自是當時實事驪軒謂左氏云魯
滅者未知內諱不言滅之象然經春秋世魯自項外未嘗滅
國何以知其內諱不言滅乎隱公二年冬駭卒師入極左氏
亦僅曰入不曰滅公羊以為諱滅而言入者未可信也趙匡曰滅而
言入實入者將抑何書之此言頗言又十九年邾人執鄆
子用之左氏以為宗室公使邾文公執之者公羊不言所以而
何氏以為邾鄆因季桓故二國交忿邾因鄆子至其地執而用

閱孔傳并公羊通義三傳怪公羊最偏讀何休注亦最駁舉軒偏
 信公羊又謂左傳意學湮於征而穀梁申家河於武子而以
 何氏生於漢世授受具有本原三科九旨之說務大思精為
 二傳所未有其說皆偏蓋以漢世最尊公羊而休為漢人杜范皆
 晉人軋嘉問漢學極盛舉軒故為此說是亦蔽於漢儒者矣
 夫三傳各有師承左氏事最詳若人語其親見列國之史者
 其言最厲故三傳自送左為最即如信公十七夏滅項左氏以為
 魯滅公羊以為齊滅不書齊者為桓公賢者諱此豈非舉外
 滅去呂不書國者為桓公諱而僅曰滅項則何以別於魯滅之耶

之說為不可信蓋就廟止四編而正四世不認就左而取亦謂天子
 不能有加不為泥降熱而之文與與諸侯之別也自用加矣或祀
 廟即有通稱
 於至王制有三以三穆之文以文之廟也流穆之祀至或至之廟也
 義昭之祀至也曰以穆也穆梁傳此祀天子之廟也厚也依先世存
 也依字不載禮曰荀子此禮有天子也事也世也世之謂之也則於始為
 異說且祀室不在此者功位曰室之不為穆也後鄭王肅已從周
 者九廟矣或祀室之祀在七廟之外此皆以何休世人主之祀也非在七廟也於
 祀者此等傷禮之說而曰就廟之設自易論正明廟圖之君夫之有政
 也此說以禮之下降也古人情而已矣

書先典曰若稽古鄭注稽古曰同天位傷以事同禮以者此說而般之
 不知此是為身存之禮庶虞書在左先典舞典為一節其先典在傳
 禮者書而必傷或說其及者或說其實者也舉陶_{吳年述后}
 蓋禮為一節別有稟稟為已止_{蓋上篇為與市市下篇為從之也}
 事而身存之禮實也曰若稽古四子為之鄭讀舉陶讀之
 曰若稽古四子為之舉陶曰三字中自與到稽古曰同天女天女上也其
 上也_{禮者禮也}禮實之也為高而可為也若云禮考古道禮考身舉陶修禮考
 古道亦何足以美先聖也而自能禮考古道則不為美先聖舞典一節兩
 序七級而應王_{禮亦考古也}一為也蓋舞之功多在是時也二帝

中亦可為一
 序及禮也
 二為年者



坐引直於應說際未_不五廟說列為陰外說以左昭右穆廟是
 兩面相對前有對室坐之說且曰說也四廟為祖之稱何以能對室坐
 乎其意以廟說相對若對祖也為昭而相對之穆是對祖也父據於
 左右側置而為祖居穆之第一室相對昭之第一為祖也極在右側置
 如應由此說此知說之說必不可言也即如案之考說五廟說列而對
 附在正昭位也以曾祖之父居左以為祖與祖居左之意若惟以此而為
 上而又於左昭右穆_{禮也}之說_正朱子曰唐太廟左昭右穆
 廟蓋以西內上正稱宗祀之樂廟祫心一外於太廟之制之考又說左廟主
 於自而列別似宋時廟祫說列以當上考自而正昭右穆與宗祀

唐宗女曰有堂廟在厥之稱蓋祗其此位之立以而為上耳唐宗

廟於於保大禮若祖正西向東其飾南於北而以西為上皆帝西在東

於唐時為孫以太祖畢定帝正東面之位室付房孫以孫祖正東

向之位也古人都宮別廟之制五廟七廟之外有宮精潔之都宮

與廟亦有門與以房於門外兩邊者為北階階陽階中乘通門祖

廟已西陽階有三以圖之有三皇太祖之廟南向與門生說自近

室宜以人為殿正之近傍於殿更更之廷美金氏物等此主於

族位允允聘禮每向每曲每向每向都宮門廟門也每曲每

天子於度此五廟周以有文武二祀為七廟此節君用章元成法傷

由中門曲而東于曲而北于廟門河也胡氏云為說若明

于左主也于右主父也左主母也慈祿宗廟之制

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左昭右穆

廟之制也廟之中也昭穆之中也昭穆之中也

由於也也行應之同也乃也太祖廟也

其之制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

而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

為祖廟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

而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

不失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

其子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

其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

其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

其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

其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

其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

其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

其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

其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昭穆也

赤燔燔矣帝食于黃曰合柢祖黃帝食于白曰白柢拒少昊食于
 黑曰汁光紀顛頊食于姁傷為以引用帝者祿之不如此是也
 靈成仰帝為五天帝之名部生於春秋時文耀鉤考是三代好信
說中書帝者靈成仰帝也
 古說猶五人帝既曰天賜子曰伏羲既曰炎帝子曰神農既曰黃帝又
 曰軒轅既曰少昊子曰金天既曰顛頊子曰高陽五帝之神既曰重子曰
 句芒既曰該子曰蓐收其名在帝不可解也即書之曰昊天夏之曰蒼
 天秋之曰旻天冬之曰上天其象之云鳴也古者辨名正物凡天時星
 辰歲月之制必以別之如書帝者布帝者其象也靈成仰赤燔燔等
 名也於十二辰之有折木動尾降暴如堂室沈元極等名歲時之有國

之在禱乃止蓋禱禱未見而為壇壇禱遠祖之章丁固之云壇曰
 浮以禱之祖祖禱身之壇壇之禱也即古之同古也師行也必遊
 廟至於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遊廟主行就于齋車之也者身也
 師行有禱則封土陟地以禱之以巡將以正也廟可行禱也左傳
 蒯聵禱于皇祖至王到祖康莊女祖康公即其事也蓋廟中既不
 可靈至於夫子心中如遊至之遠也必行也乃自禱之不然豈有
 出至於廟乃就壇為壇以祭之手正身以去祀為壇祀方祖之父老壇
 力得為高祖之祖則祀於天子廟之說而又忘祀主以儀在也世以世
 神遠之說也必其說則此祀去廟為祀之祀孝者也豈何人乎必祀之祀

王始正其身則直者為之左廟為壇矣

表殿在棟期云以是以及士妻為其父母之妻也又記云
 凡妻為親也亦如邦人此妻亦通以妻之也又云天子之
 為其列祖也其後母舅也服不曰後如邦人此亦云天子之
 之也亦不與之妻子則嫡妻之子不為其後身自亦不為列親服何
 也聲此亦字乎今律文不云多為列親之服是法以制政妻子
 不列親沙生之母也此亦人性也曰由是列祖父母後母舅加一其子
 不與妻子之稱也每當云是與也蓋天子之服其妻與邦人自
 列子服自亦不列與此天理人情之已也朱子謂稱人之妻母也二者亦

引起上於祀即文公廟之有世不與也其於此說亦不與也世也

王制云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也天子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定人
 不曰道五蓋從高在凡人者此就宗廟而言也天子之廟除太祖外亦
 世連為帝數之僅是四親廟之數也宣帝世為帝猶有三昭三穆之稱
 之列也元帝世方曰正太祖之位故七廟之制矣親者正也此相初也
 不與也厥之數唐以義公弟為太祖已着宗世猶有三昭三穆之列
 元宗世方曰正太祖位神遠心跡在太室時其時止有宣祖而已為
 祖五廟如有其人則五之說蓋太祖位以始受命或先世有功也唐
 王業者居之趙宋時自宜以太祖正東向之位也此後祖者不道唐

季出後初署之野合太祖以四親之是子以帝神其廟安乃百世
 不毀且既者太祖而子有一百世正生而位者以名官世終久
 神安在官宗時而後祀位祖也生說也朱子初主張王制公之
 後說位祖不者祀引士夫之封於先也此以禮不尚位功位是假
 不於偏者又說位祖是太祖所以忍之也引此說矣祖位祖
 宜祖也初也太祖所以所以禮宜昭宜祀而位祖不宜祀是太祖
 思於位祖祖父而獨不忍於位祖也唐之太祖於於唐所以後後
 以為祖先也言祀曰太祖如宗之位祖也
 祭法云遠廟也祀有二祀者尊也止者祀也壇者禮也皆有禮也祭

以祀以宗祀之禮也惟祭法云祖也王而宗也王乃以祀祀人
 帝及五神以文武配稱宗祀也此有實以未祀待之祀也周禮考
 祭法之宗祀者不同

周禮考祭法守祀 鄭注云遠廟曰祀周也王或王廟遠主藏子又

守祀考守先王先王之廟祀鄭注云廟謂太祖之廟及三祫三禘遠主
 所藏曰祀先王之遠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遠主藏于文王之廟東
 作周禮時文武為生穆祖昭考之列而文云先王先王之廟祀此祀
 字考始後穆之廟之之蓋廟祀初本無別後廟之藏祀主者有
 未嘗以謂之祀也字以廟祀之可通稱昭祀曰不勝先君之祀左

信曰其教者重民之祀有通之祖廟也周自懿考以迄先王始生而
 親廟以於其建文世心武世心与后稷也乃世不遠之廟而文
 武以上應遠之主也先王明藏於后稷之廟也武以下應遠之主也
 考可藏於其未之廟也武之廟梅二祀其家后稷太祖廟之稱祀
 以名安曰守祀法其尊者為名也此制也周之先王之為國之也主道
 行之神矣祥其鄭注以時也考可孫也自是肅以私肌物異說以謂
 之正傷祭祀而不來自祭位之主祀為壇去壇為壇去壇為鬼是謂
 祭之減殺之等也謂祀主三者遠去之制也壇學也其土除地也
 至王將藏於何此乎祭位鄭注云祀之之也越也越上考也謂既於

信禮者故也辨名之書曰父母之昆弟也以下之天也此之不易
 者也而功之禮祖昆弟也昆弟也母昆弟也稱昆弟也之文由
 昆弟也父昆弟也通雅之不能言也考也為人位也天下不曰以此也
 父也生於我者不心之也身也通為祖後為其祖為祖心也木林期年
 為人位也為其父母也曰父母也之不能言也考也宋人漢傳引此文以證
 不考稱昆弟也生也也生也也父母一之也昭乎降而名不可易也
 能語考者稱涕泣也考也之戴反哀曰也上曰稱 案其說
 心也夏禮涕泣之外考者有中衣惟其同儀有稱衣也稱稱祖禰
 房有稱涕泣也謂字衣稱也必未而考之也說其外也考者不即

改中衣於表之有禡衣也 此五條此皆婦人不可門御堂
一為是記禮文加止記夫子也

至厚於羊之表不禡不文飾也不禡二句乃自為表以下而不禡字大

羊之表不禡字注記指厚人以庶人婦人亦不禡也表大羊之表不加

禡衣也不文飾也不禡也指子事父母不禡以正祭也文者之也表

不禡尸不禡執玉龜不禡以禮祭也也之之也表不禡以簡而之也

不禡以表也事之也一曰實也此類家親正等事節可見

周禮禮序之祀也于以也也者禮之字祀也于以也也祀也此

以禮也者大祀配天周以特制之祀也祀也及也也祀也者注也

女王也王之文乃是月 或王 相享也祀也也王也王之廟以特周



建丑不用事殷之正月也者文王之時建為无道也於此也於殷家

者與哀之戒以見周之殷之也注謂之也然元吉云能為大土祀

也者土也黃土之子喻子有以也能附祭於子之道也王之也也

是也注大人以能明也于四方云也之祀也而起大人而光之也也

又云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惟于令什實得也學宋儒也 先莊而也 禡易詳說禡為里

成高易得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中庸率性之謂道即大學此說也切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之是謂道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道之謂教即如字此說九陽為廣在自修也鄭注備信也後而
 廣之入教信之是曰教按信道之謂教信備廣信道即此之信也
 教在信也可引信与謂之信也如字不能求性於自修不更為教
 信信于道問是而信備信而信物夫子進之以聖而樂道者為好
 子者即信信之如切如磋如磨也蓋其本不在信信者為物
 之信也物在信亦其性也信亦性之信道也此亦信問不能改
 此說如切如磋如道字也聖而樂道者為好信也則在自修之
 功治字之信之信而樂道法于信物之性如好信是信而廣之可以
 力矣有之信信也聖信信之一果如此

之者者為振其本卦本爻而說其辭不當如字象之五曰初九視
 其妄而說其長此說易之爻動為六九說卦之爻者當就其爻
 之信動而說其長不當守本說也鄭君此注最為分明其注易
 每注互體以說物性德辭是與此非此中爻不備以見象辭以
 易自者主互卦為說而以互體有一之其象仍不出本卦若雲
 氏動以之正為說爻動無定隨爻如象既非者爻之象亦非卦之
 象雖是也此象在飛龍故物勢此也且非爻之象亦非說卦之
 象白聖字附屬爻象字也無理此鄭君加互而不能爻非信信之
 說此能存也

易主人事說交際之有帝高年以真子以以往事力說差陰陽消長

吉凶悔吝示人以法亮之胡歷象之倚有國者尤政者慎也鄭

君位乾上九元此有悔云竟之未年四凶在相是以有悔未也也臣

用九見厚元首吉云齊改受祥易自履契符錄之序說在乾

運坤上五若若元吉云如舞法天子周之振政注在九五之元云

於子首聚云相討因也五若美里之獄曰臣執珍異之物而後免

於厥初于苞桑之說注亦有元亨云若用之振政相所處于明

當注隨初九吉至有功云若舞換撤五典五典元注西于乃撰自撰

時序宜於四行四移之是也也注修已于月有凶云此卦斗

